32

~~B360.4~~
~~L97~~

V
B617
L97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亂昌

聖孝三養親

○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

上辭

獻皇帝陵墓伏地慟哭左右扶而起從臣莫不感泣明日

發舊邸

上不忍遽離

母聖嗚咽者久之乃行癸卯
上至京師登極之三日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顧
私恩然
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戀慕其即遣使奉箋備
母后服御駕儀往迎箋曰欽承
聖母慈壽皇太后誥諭
皇兄武宗皇帝遺詔嗣位敬惟
母妃殿下遠在藩邸特奉箋迎請者伏以
大統既承義貴致專於所後至情攸繫恩當兼盡於本生
爰展孝懷庸伸至養恭惟
母妃殿下鍾祥茂族媲美
先王性每篤於仁慈化素彰於儉約仰惟
聖德誕育眇躬屬緣倫序之宜入嗣基圖之重恭惟
九廟日理萬幾雖允慰乎衆心實仰成于
慈訓顧瞻左右念省問之音疎徒倚晨昏眷睽違之地遠
劬勞罔極慕戀彌深特遣近臣往迎舊邸共享昇平之
福永膺壽考之休十月壬午
聖母至京師初禮官具儀請
聖母由東安門入
上不從乃親定其儀由大明門入是日
上候迎於午門內遂奉
聖母謁見

奉先殿
奉慈殿禮成入宮
慈顏悅豫中外臣工莫不慶忭焉
○嘉靖七年二月戊午
上更定服制成諭閣臣曰朕今日因吉告于
皇祖
皇考服玄端冠服惟
兩宮未奏以其燕私之用不敢煩奏待有召見或因事朝
見隨具奏
知方朕食後
皇伯母

聖母
尊嫂皆遣內官齎賜朕彩色龍補段帛傳諭云為賀皇帝
所製冠服朕稽首受訖即令侍臣往奏
兩宮曰蒙
訓及賜龍補等物即當具朕新僭造玄端服謁謝
皇伯母傳免
聖母亦傳免其
皇伯母以未起
聖母微冒風寒在煖閣內朕欲俱遵但
聖母以欠安正當拜問已謁
聖母畢而衷誠未盡欲仍擇吉奉書奏謝

恩未知可否卿等便議來如可待朕親撰奏書稿仍下卿等看潤行

○嘉靖九年九月壬寅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前日卿奏聞朕宮中奉宴

聖母每執禮太過又謂嚴威嚴格非所以事親也昨朕奉

聖母遊宴畧去禮節

聖母甚喜況

慈訓往往亦及之

聖母曰吾安然處之但恐皇帝行禮過勞雖曰盡禮吾心何安哉夫人子以順志承顏為善必使親心安而後可卿之言朕其不勉之哉茲併以諭復卿知

○嘉靖十五年四月癸巳

上諭禮部曰朕恭進

郊壇廟寢所以上事

天地

祖宗今復思

太皇太后

皇太后二宮我

皇祖原未有制今曰清寧者乃青宮所居雖無其人可無其所是非

母后所居也曰仁壽者乃統于乾清宮者非

母后之宮今朕擬將清寧宮存儲居之地後即半作

太皇太后宮一區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
皇太后宮一區以備
皇祖一代之制亦非妄舉已復諭禮部朕恭備
祖宗一代之制命建
慈慶宮為
太皇太后居
慈寧宮為
皇太后居今工有次第以
慈寧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以
慈慶奉
皇伯母昭聖皇太后一應供張悉取給內府如
祖宗例行著為令
○嘉靖十六年九月辛卯
上諭禮部
聖母病瘡蒸體未豫朕消十八日躬禱于
太廟分命大臣告
列聖羣廟二十日躬禱于山川明神
太社稷命臣告
帝社稷文華殿設壇躬禱于
○嘉靖十七年二月丙午
上諭輔臣曰朕惟臣子之於君親願壽為最親父母之謂

也今
聖母壽旦朕取今夕中夜于
玄極寶殿設壇為
母祈禱于
上帝分命卿等禱于諸神壇茲先諭卿等三人及鼎臣分
獻宜即滌除他慮一于對越亟令太常備物以俟
聖孝四旗終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乙巳
上以
獻皇后慈馭上賓卜吉於
天壽山之大峪擬作玄宮奉遷
獻皇帝梓宮合葬仍勅諭禮工部曰朕
皇考獻皇帝
顯陵在承天粤自
皇考升遐之日位處藩服朕在幼沖知識何有實多貽悔
矧山川淺薄風氣不蓄堂隧狹陋禮制未稱且越阻千
里寧免後艱每一興思傷然傷怛比三歲春秋展祀
山陵朕周覽川原于我
成祖長陵之西南得一支山名曰大峪林茂草欝罔阜豐
衍列在
諸陵之次實為吉壤朕心愜焉茲欲啓迎
皇考梓宮遷祔於此爰以事體重大卜告于

皇祖高皇帝既得吉占謀之二三勲輔近臣咸贊曰允宜
茲特勅爾禮工二部便擇日興工預告聞于
祖宗列聖暨我
皇考及他事宜即各詳議具擬來聞其奉遷禮葬陵工告
成乃議又特諭禮部曰
聖母大行慈駕遐升卿等謂事莫重于
山陵此孝子第一大事誠不可緩其即分遣重臣于
天壽山大峪處建造
顯陵亟擇日恭聞于
祖宗列聖啓事興工一面南奉
皇考梓宮來山合葬庶慰朕
二親之靈以伸朕以禮終事之情其會同皇親內閣六卿
共議來聞于是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夏言等皆以為善
咸贊成之
上已遣使往承天告于
陵廟尋諭輔臣曰遷
陵一事朕復思一夜中心甚懼夫三年之喪上下一道故
曰雖天子必有父所以無別只此一大道理爾後世日
繫萬幾之務易月為日雖聖人復生朕度必不能復設
使示爭于初必不終於古徒賣虛名不若以實為順乃
為識理之真至於墓次於廟禮也且禮亦明著子為天
子諸侯父為大夫士則葬用死者之爵以安親為上不

敢強在生之寶矧奉藏體魄將二旬歲忍啓露於風塵之間撼搖於途路之遠朕心既不安寧我聖母又不寧大也茲決以禮之正情之安奉慈宮南詣合葬穴中不必粉飾果有未盡即彼處置朕須躬至

顯陵親臨調度此恐與北來為孝之大卿即將此諭播之羣臣禮官會議謂大略為近且便歲時展謁

上曰茲所言只重在人情私俗不思四海非王土歟即如我

皇祖孝陵之在南京今歲時展謁得親否乎又我成祖豈不容慕

皇祖耶卿等執前議朕心終不安爾乃追還遣使議南狩

○辛亥

上縗服御西角門文武百官行奉慰禮初

上在喪哀戚殊甚百官以奉慰請

上曰朕正當守奉

几筵未忍一刻離次但以卿等言勉從之

○甲寅禮部言帝王之孝與凡庶不同請

皇上釋縗服易素翼善冠布袍腰絰二十七日而除還宮調攝不必復處喪次

上曰人子之情不忍抑損顧朕昨者因疾未愈遽遭母喪連日乍作乍愈又內以風熱病目必須調攝且

聖母愛子之心異常朕當思順從卿等所請

○乙丑禮部言十二月三十日

大行皇太后服制二十七日已滿恭擬正旦日

上拜

天受朝及先期一日俱宜青服孟春時享

宗廟自前三日奏齋始

皇上具青衣臣下同之後遇祭享以此為例餘日仍如

孝貞皇太后喪禮例行

上位乃素翼善冠布袍腰絰御西角門不鳴鍾鼓百官共

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侍朝候

梓宮入

山陵奏請變服

上覽疏諭內閣曰部疏所擬未免循故事未見損益何如

禮曰三年之喪賢者勿過不肖者不可不勉若拘此紙

上法度自後世君人者皆罪人也不但景帝一人耳朕

氣質微弱志念實不副每有志於古道力不克然時亦

不同也今既曰以日易月無有不知無有不見非虛文

也是實行也更不必小惠報父母姑息以事親直使實

為之庶不傍牽蔓引而聖人可作偽乎雖

山陵之未就而實不是古人未葬之時百事皆輟之美吉

典亦行

郊社在上又不敢廢封建征伐賞刑諸事命出一人本無

虛日謂之居喪吾不信也便當如制定服後皆不必遷
就遇
郊有事宜吉服作樂況父在柩子嗣位率用全吉何事
天反云爾耶此尊尊也
廟有事着淺色服不作樂此親親也居他處服黑布至喪
次仍素色直候奉引安
陵仍用始服之服以終之庶為情實卿等即抄明白付宗
伯翰林禮科各議來行否即曰否於是禮部覆言
皇上析禮精微可為萬世法請通行內外一體遵奉
○嘉靖十八年正月辛未
上諭輔臣曰朕昨居喪理疾閱禮記檀弓等篇其所著禮
儀制度俱不歸一又不載天子全儀雖曰三年之喪通
乎上下而今昔亦自有大不同者朕數有意在是第以
皇祖所定未有全文每遇
帝后之喪亦未免因仍為禮至於冠裳衰絰所司之製亦
各不一卿等試與禮官考定之自初喪至除服冠裳輕
重之制具為儀節俾歸至當於是禮部議喪服諸制奏
之
上令更加考訂畫圖註釋並祭葬全儀編緝成書備覽
○丙申勑諭禮部朕惟孝子之事親送終為大矧
陵寢所在體魄攸居必求允臧庶
親安而人子之心亦安且盡矣

皇考顯陵昔者建造狹猛雖嘗增脩猶多未稱茲朕恭詣
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以妥
皇考
皇妣神靈於無窮以昌厥後永綿徽祚于百世朕親擇於
二月十五日子時發京
○二月乙卯
聖駕發京師居守大臣及文武羣臣送
駕于宣武門外
上思慕
獻皇后乃制述懷之詩曰昨歲深冬候朕偶觸寒傷卧病
旬日間
毋疾正思量何時安已越三載長急於一夕中慈命兒來
望叶我望此一見念汝體未康今我度莫起訣焉隔存
亡朕病未盡除聞命神魂揚果不見
慈安遽罹此凶殃心肝濡苦痛摧裂并肺腸急召二三臣
大事須賛襄初勅迎
嚴體衆情甚惶惶再命送
慈躬此心復忙忙必欲親審視庶幾萬世昌萬世獲昌利
是慰
二親方乃嚴諭臣民知我非漫行叶奏告
天與
祖旁祈

神祇匡吉旦乙卯二月十六日肅駕楚南張神京北顧處
仰賴有
穹蒼勿謂儲闈弱
天賜必元良此心不必憂但願守者藏又春分祭大明道
中賦詩曰己亥春仲念三辰典禮循周祀首神預降璽
書囑太子簡攝命使必勳親壇壝雖有臣鄰助
几殿寧無戀
母心長途幾遍觸悲思信道傷懷父子眞又渡河賦詩曰
遙出神京千里餘道經河瀆駕六魚昔年絳服承
先詔今日黃袍撫四輿
○三月己卯
駕駐舊邸十六日大享
上帝于
隆慶殿奉
皇考配
上親製祭告
皇天上帝文曰臣昨於仲春之既望出京今月之十又一
日已至此舊藩之承天府仰戴洪造庇覆微資道踰二
千里之餘有若一日師徒從邁萬數之衆事為
二親慶茲孝念庸[illegible]感
帝慈加佑仰承鑒賜[illegible]謝忱謹奉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恭侑臣下情昌勝祗忭之至又製享帝樂章迎帝
神中和之曲仰高高之在上兮皇穹冒九圍之徧覆兮
罔止西東而王者出往遊衍兮必奉天顧愚臣之此行
兮亶荷帡幪奠玉帛初獻壽和之曲於昭帝庥兮臣感
恩淵淵巡省舊藩之地兮寔止承天下情思報兮此心
拳拳瓊卮蒼幣兮捧叩壇前亞獻敷和之曲樂奏兮三
成觴舉兮再呈帝鑒凡微兮日誠爾小臣頓首兮敢不
嚴于此誠終獻承和之曲臣來茲土本之思親思親伊
何昌厥嗣人嗣人克昌匪戴帝之臨汝夫何因徹饌永
和之曲肅其具兮祀禮行備彼儀兮樂舞張退省進止
兮臣疎且狂沐含以[illegible]兮何以量送帝神感和之曲王

之狩之兮典有禋望於維柴祀兮首重上蒼臣情罔殫
兮夙夜遑遑祗伸愚悃兮允賴恩光遙瞻兮六龍騰翔
帝垂祉兮萬世昌

○辛巳

上謁

顯陵閱純德山喜而自得賦詩曰南幸湖襄地
陵寢切衷腸周視
親園內廻旋四五岡茂茂鋪菌厚森森列障長龍高生意
廣虎伏世傳昌抱懷羅玉砌繚繞布金墻黝冥土色壯
允矣稱玄鄉拔聳戒夷險平坦免蹉防鎮靜資山祗尊
妥奉

先皇自是神靈悅屢致朕心量爲此自得吟庶幾永不忘

又製再閱

顯陵小歌茂茂兮純德山蔥蔥兮王氣接雲霄卜兆允茲

吉且豐屢視愼秋毫其情

皇隧既孔安伊何必復嘈嘈祇有思

親獨苦心幾番血淚濕黃袍

○戊子以大享禮成

上御龍飛殿受羣臣賀頒詔天下曰朕聞聖人之治天下

也率皆以孝爲先蓋所以敎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

乎朕以菲才叨承

天眷君茲黔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欽首正父子

天倫之正復崇

孝廟當有之宗邁者積慾深累于

慈聖

鑾輿遐邁哀徒催五內之傷

鳳寢再圖禮厥宜

二親之共匪自經營何慰夙夜乃於今年仲春之十有一

日奏告于

天地

宗廟

社稷偏達於百靈衆秩於十有六日

駕徂荊楚之舊藩躬視承天之

嚴寢越二十有五日
駐蹕龍飛內之卿雲宮齋潔肅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
祇奏告之祀于
皇天奉
皇考睿宗獻皇帝上配報生恩而拜謁
顯陵答
神功而躬祭
社稷以及道經之望偏兼舉諸王羣職迎覲獻誠雖未如
四狩之巡亦以見省方之意且朕何人敢堯舜似秪欲
伸送終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庶幾教天下也今
玄寢之制置既詳

親體之尊安攸定但念本根所在百姓繫懷勞擾久時民
艱當軫承天府自明年為始特免田租三歲湖廣地方
亦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二直隸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
田租三分之一用見朕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
還京於戲慎終思永亦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藏建中
業以遺孫子尚賴忠賢匡於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
上駐蹕
顯陵召承天父老子弟百餘人命禮官宣諭曰說與故里
的衆百姓每我
父母昔在
孝宗皇帝時封國在這里我

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
天位今日我為
父母來到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有與我同後生
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
父母都上天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麼我今事此回京說
與你每幾句言語各要為子的盡孝道為父的教訓子
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作好人依我
此言語況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你每說以便那不知
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記着
○壬辰
駕發承天府回京製思恩賦其詞曰哀哉去年冬之季兮
月之四辰恨咎戾之積已兮喪我
慈親空摧裂兮肝腸何由再懽慰兮
慈孝之真首
園寢之是圖兮克艱克慎必臨視而祥盡兮須吾身越新
春之仲月兮吉日乃行次建辰之十有一日兮抵昔都
之
純山岡視之再之三兮閱王氣而輝光惟斯寿域兮我謂
厥藏痛哉拜下兮儼
嚴父而皇皇祇聲容之去耳目兮惟心聲心容則未忘驚
歲月之如流兮遠違
考御廿十秋春條背養于

妣闈兮浹百日而復一旬十四日已百日痛遐思兮心神
顛泯詩曰心神顛泯遐思
二親追報未伸痛生我身
親生我身百苦百顰萬慮一嚬望我成人兮我成人永感
無根哀哉作賦以語大臣冀體我言諄匡我嗣人以仁
○癸巳
駕渡漢江賦詩二首其一舊邸承天通漢江浪花波葉迄
祥光溶浮滉瀁青銅湛喜有川靈衛故鄉其二
陵國南來三月初
雙親欲奠孝躬舒訖事出封凝目處臨邦迥遶漢江渡流
波若葉千疊茂滚浪如花萬里疏誰道郢湘非盛地放
勲玄德自天予寓栢鄉縣定
陵次規制有感三首其一回次長途寓栢鄉徘徊南北觸
衷腸秪求萬世緜延計不是區區目下狂其二幾回思
慮幾回腸北寢南園重度量欲得
二親安妥處分合今古未低昂其三粤自炎羲建極張五
倫之內重三綱父子主恩慈孝止君臣惟義敬仁常歲
百偕年夫婦正從一順命化風良此理原教嚴世道同
○五月壬午
上以
慈孝獻皇后梓宮將發諭翊國公郭勛大學士夏言曰朕

積咎深重累及
二親俱不獲再侍膝下已矣茲者
慈宮南祔
兩聖同觀棄朕孤哀欲追侍于左右未可也
靈駕將發特命卿二首臣恭送陛舟視進發乃還卿其加
意督視務各整飭仍面示朕諭于真獻諸臣俾各敬慎
少慰朕懷焉及期
上親祭告
皇考廟曰子往復相度新舊吉壤惟我
皇考顯陵山靈地秀莫之與京已命所司更造
玄寢擇於十七日仍恭舉
安天誕聖獻皇后梓宮南祔
皇妣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梓宮南祔
聖居謹此申告伏惟我
考原鑒特佑長途安利協于吉蠲以慰愚孝永遺子孫千
萬年無窮之慶子不勝懇祈瀆擾罪恐之至禮畢還
獻皇后
几筵曰子昨自南還已具
聞二地奉
親于膝下矣茲返復視度永思昔訓有必奉我南祔之諄
謹用恪遵擬卜十七日恭引
梓宮進發往詣
皇考顯陵並安至閏七月之二十五日良旦虔闔

新寢瀆我
尊慈豈勝罪畏子躬守
郊社肅奉
宗祊敬命親臣之長者代送
親輿舟發有期泉發何已惟望
慈聖安鑒孝思嗚呼痛切五心拜辭永訣哀哉
○閏七月辛酉以
慈孝獻皇后山陵禮成舉慰神之祭于
永孝殿
后妃與事
上曰以此盡子婦之情也

○八月辛未廷臣以
神主升祔
廟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
上曰朕冲昧稔愆累及
父母並昇帝古今者送終禮畢孤惟永慕轉覺不堪卿等
陳慰具悉忠愛但人子之情未盡者莫如朕甚奉天勤
民恐益昧退卿等左右丞弼日加忠藎以匡之
○己卯製中秋思
母歌曰己亥月八日十五佳辰郄道秋光午臨夕上倉愴
然悲把餅咽下心痛苦心何痛苦兮無柰何無柰何兮
今日不見

母

母兮

母兮不見顧子兮永罪忤握月營兮不成歌歌不成兮竝欲雨況值今辰天色凄凄惶似軫吾心與仰我天兮軫此心太清境上賜

母語

帝曰悲哉爾小子幽明長隔莫返歸兮既返歸兮既返歸返已陟吾太清但念聲容杳不通此容此聲兮通未否抑有面會兮及耳聆祗以未足天下養是故子情罔獲終緣值清秋痛思

母聊寫衷腸書肺腑若較語句不成文此非知我痛思

親況兼近旬偶少和但欲告語同情人

○嘉靖十九年正月戊申上元節

上建醮于宮中追薦

二親因賦詩曰正月初一兒感夢。春正十五掛

親容。朝瞻夕視不聞聲。吁呼何再一聆音。又上元修齊醮良霄列彩燈悠悠孝莫伸高厚擬

親恩

遵成憲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壬辰戶部尚書孫交請經筵日講令講官講

皇明祖訓仍取一本命內閣圈點句讀旁貼字義寘之便

殿朝夕省覽

上曰

祖訓一書我皇明家法萬世所當遵守內閣見有眞解陸續進呈覽奏具見忠愛朕當一一講明施行

○嘉靖八年三月壬戌

上諭內閣朕昨觀太明會典

太祖所製冠服遂至冠禮有成化十四年謁謝奉先

奉慈殿之文夫

奉慈殿乃成化二十三年

孝伯考即位始建而云十四年謁謝何也大學士楊一靖

等對言會典所載乃

孝宗皇帝在東宮時冠禮當時

奉慈殿未建良屬謬誤然臣等嘗閱會典其誤蓋不止此

請令諸司纂集近來條例送翰林院重訂仍乞賜勅命

官開館纂修以成盛典

上從之乃降勅曰朕恭承

天命入繼

祖宗大統君臨天下凡致治保邦之道遠稽古典近守

祖宗成法夙夜祗慎罔敢違越仰惟我

皇伯考孝宗皇帝命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一書我

聖祖

神宗累朝以來創業垂統守成致治凡官職制度事物名

數儀文等宏綱衆目本末備書因時修改損益具載大
要以
祖宗舊制為主節年事例附書于後我
皇兄武宗皇帝又命儒臣再加參校重進然後刊印頒行
朕萬幾之暇時取展閱或因裁決政務檢尋事始每見
其間紀載失真文辭牴牾者比比有之朕惟此一代通
典百司之所遵行後世以之為據豈宜有此錯誤彼時
纂修者既於精詳總裁者又不能訂正均難辭責然亦
因舉行稍遲
先朝之事故老凋喪案卷磨滅典籍無考致有前失及今
修改猶或可及不然歲復一歲逾遠逾忘終難考訂且

自弘治十五年纂脩之後至今二十有八年典禮之因
革事例之增損又復煩多恐數十年之後卷册浩穰條
貫繁瑣失真之弊又或如前已納卿等之言先令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各委屬官將所載各司
事例再行檢查校勘若有差錯備細貼註明白送史館
改正仍將弘治十五年以後至嘉靖七年續定事例照
前例查出纂集校勘停當寫成上進續修附入今特命
卿等擇日開館仍催促各該衙門責限完進卿等分俵
各館舍官纂修其體例一遵舊典不必立異更張但要
正其差訛補其脫漏其修書後二十八年之事務要悉
心考究凡損益同異具事繫年條分類列通前萃為一

書以成一代完典使天下臣民知所趨向同歸皇盛卿
等其督率各官供職勤事所貴文質得中事理無備失
之前者得正之於後行諸後者可質之於今斯副朕法
祖圖治之意毋或承訛就簡以蹈前愆又或玩時愒日以
招後議皆非朕所望焉其總裁副總裁纂修等官職名
并合行事宜陸續開具來聞
○十月癸亥
上親製文華大訓刊帙序文華大訓者我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所製以授我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也我
皇伯考方在青宮有
宗社之寄焉我
皇祖考乃為製此一書預教之惟我
皇伯考果克踐是盡而無遺眞有以不負我
皇祖之意之望焉朕近取而恭覽之乃見帝王進學務學
講學之序敬
天畏
天之誠與夫法
祖孝
親隆師親友睦親慈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親賢遠奸仁
民愛物以至於觀人用人之道用財節財之宜罔不該
備下及保萬民馭夷狄纖悉無遺足為永世子孫之所

遵守而敬用之者也嗚呼
皇祖之用心也至矣
垂訓親切
教指精密昭然煥然其可不守而行之但斯訓未嘗刻布
恐毋以廣示中外特茲命工刻諸良梓須布流傳庶幾
見我
皇祖考垂教作範之意以及我
皇伯考體用遵守之學下逮朕所以奉揚休烈孝念之誠
亦或於是可見矣
○十二月癸酉
上追和

宣宗述祖德詩九首仍為序曰述
祖德詩者乃我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之製也以我
仁祖之篤生我
太祖高皇帝膺
皇天眷求眞主之時作中華之大君撫綏四國奄有萬邦
聖德神功文謨武烈昭然煥然偉歟盛哉暨以我
太宗文皇帝之再定家邦
仁宗昭皇帝之撫守盈成為言蓋于以光顯
祖宗垂示子孫俾念念在茲保隆
宗社于億萬年之永耳朕以宗藩入承大位為

皇高祖考之玄孫因覩聖作不自爲僭妄依韻欽和亦以
彰我
皇高祖考之意以贊其示後之功云耳詩曰
皇天鑒下土昭昭甚威赫胡元竊寶位紊華用夷狄
帝心厭其亂眷求丕善積
淳皇備聖德
太祖出開闢其一洪惟我
高皇聖神文武德應眷作元后欽明溫恭寒創建循天道
肇基寶稼穡政惟用純王萬方被恩澤其二時維元氏
秋生民罔安遭政事弗克舉奚辨黑與白
皇天惡其爲大命眞人錫於昭我
太祖首乃修人紀其三生民弗知道蓋由法分析綱常既
湮沒民怨其毒蠢於惟我
烈祖拯民焚與溺徯后意東南怨征切西北其四茫茫宇
宙間塵汚皆洗滌上而三光明下而五典飭於皇我
聖祖式邁湯武績善者安其生頑惡亦止息其五於顯我
文皇削姦安宗祏內難既平定功烈乃赫奕窮求俊彥才
遂與共天職四海益丕寧慕德來重譯其六於惟我
仁宗民隱尤恤惻恭己先修身作範詔萬國繼述既懋勤
守成愈祗惕皇極建其中王道弘正直其七粤稽本與
源實由
祖啓迪流慶深且遠天潢遂盛蓋

祖功而宗德衍緒無疆曆作商本成湯周家實后稷其八
於穆我
章皇尤每重天勑一德罔有間
四聖同執式修政匪懈勤懋德弗倦力玄孫稽首和贊
聖垂罔斁其九又述
祖宗德繼作五首序曰近罔恭覩我
皇高祖考所製恭述
祖德詩已僭爲恭和但我
皇曾祖考之後
四聖未有所頌未稱追慕茲復爲詩五章以寓稱述之情
云詩曰惟我
皇曾祖嗣極御六龍時當亨泰運家國昌而豐五倫修巨
典四海皆貞中允繼
五聖烈車書萬國同一惟我
祖純皇踐祚居紫宸勤政昭大德愛民敷至仁鑑戒存史
冊綱目乃修陳用作百世範治化維咸新二惟我
皇伯考
聰明亶元良道泰躋熙皞政治皆純王通鑑輯纂要會典
述
憲章仁澤覃四海今民猶想望三惟我
兄毅皇
天資實英明居安弗忘危是克持其盈外討宗藩逆內滅

时惡萌
威健赫然盛顯矣守其成四恭惟
四聖德裕後而光前巍乎其功業煥乎而朗宣
皇天垂眷佑
九聖德合
天嗣孫恭作紀用以示萬年五
○嘉靖九年六月庚午刻
大明集禮成
上親製序曰大明集禮一書我
皇祖高皇帝之所製也所謂吉凶軍賓嘉五禮也吉禮者
首之以示典以及朝會等類凶禮也喪葬之類軍也賓

也嘉也各寓以戎事朝聘婚姻等類莫不詳備允為萬
世之法程子孫之所世守而遵行推衍之也昨歲禮部
請刊布中外俾人有所知見乃命內閣發秘藏令其刊
布茲以訖工遂使廣行宣傳以彰我
皇祖一代之制朕素不知禮又兼無學因以刊布之意而
述之于首是為序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丑
上諭閣臣
祖宗神御像寶訓實錄宜有尊崇之所訓錄宜再以堅楮
書一總作石匱藏之乃命建造
神御閣地于南內

上親臨定命制如南郊齋宮內外用磚石團甃閣上置御
容閣下藏訓錄又以石匱夏月發潤改製銅匣其重書
訓錄書帙大小依通鑑綱目式不拘每月一冊舊製第
取厚薄適勻異日收藏每朝自為一櫃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乙丑初
文皇帝命儒臣彙粹秘閣書籍分韻類載以便檢考供事
編輯者三十餘人為卷凡三萬有奇名曰永樂大典書
成貯之文樓其帙甚鉅
上初年好古禮文之事時取探討殊寶受之自後凡有疑
卻悉韻索覽几案間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災
上聞變即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甲夜中諭凡三四傳
是書遂得不燬
上意欲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每為閣臣言之至
是諭大學士徐階曰昨計重錄永樂大典兩處收藏茲
秋涼可處理乃選各色善楷書人就史館分錄而命階
等校督之

重陵寢

○嘉靖六年十月丙辰百戶隨全錄事錢子諒各上疏請
遷
顯陵
上再下廷臣集議尚書席書等固以為不可已有旨報罷
至是閒住御史虞守隨復申前詣撰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守隨奏進
皇陵正議蓋此舉非常前已下廷臣及內閣兩議皆云不
可彼意蓋恐
帝后各處乃朕失孝是亦忠意而朕所未信者恐一有差
虞其為孝也不孝也夫古者君去國遷廟主而行主者
陽也先人之精魂故謂之
神主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是為玄宮地道尚靜体
魄貴安豈宜輕舉我
皇考葬已八年一旦妄動豈勝震恐若於萬年之後奉護
慈宮以祔
陵室何不善也卿與萼密議何者為嘉擇而行之璁言
聖慈萬歲之後當祔
顯陵
上稱善無何錦衣衛百户張得錦復上疏請遷陵
上諭輔臣曰朕覽張得錦所言雖是愛國之意但其意甚
重前次多官已議二遍進言者不下六七人但朕未能
中斷今與卿等定可如何行朕所論之我
皇考陵寢遠在數千里之外豈無南望之哀但聞廟者安
先人之精神也陵者藏祖考之體魄也今
世廟既成祭祀有
主不但止於

陵前為可朕亦嘗面承
聖母訓告曰汝何不啓請汝
皇考靈駕來京勿他日吾異此地朕惶懼無知乃謹對曰
此舉關係不輕子不敢便承命須待與大臣議伏請
慈尊安心勿慮是以每每未決朕意實以不動為當今欲
啓奉來京非為不可其於
皇考聖靈豈不震恐又
梓宮近休得無露乎至於我
聖母之意惟恐幼子失孝故往往垂諭朕安敢棄而違哉
但日間亦有一等小人胡言是非加以怨懟日我輩於
此置立莊舍他日又隨南此非朝廷不孝誰乎致汝上

頌
慈聽以為懷憂夫為人子者豈得不立孝功以名後世而
此事與孝政無干為子者於親則順志承顏冬溫夏清
或親年老所行有差則容容進諫不違悖不乘危履險
以愛身至於親亡則守禮盡哀一如經制三年不改親
之善行繼述遺志奉紀綿綿此所謂之子孝也又我
聖祖高皇帝初欲遷奉
仁祖之陵旋亦止之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亦未遷奉
孝陵此
祖宗之盛典當取法之或曰當

二祖之時
雙親俱以上賓謂朕今時不當同也以
聖母在養可不早計夫朕雖無知豈敢忽畧寔於晝食夜
寐之間罔不轉加籌慮深恐動之不吉一或有虞其過
在何亦或於後千百年間奉還寶駕同祔
陵室未為不可所謂秉函即事也今也
世廟已成大典已輯而朕之孝有未盡者嗣也當大婚六
年將逾儲嗣未立實朕咎深德薄所致也亦或后之不
德朕當自用省責特與卿等計或可就諮於議禮諸臣
或下禮部議卿等可用心議詳以求停當以裨朕愆得
錦本批該衙門知道

○十一月庚子
上諭輔臣張璁曰今日朕朝
聖母垂泣諭遷
陵一事且有訓曰他日是必以吾南隨之可也除朕以前
奏外欲將後日之計作以文書藏之世廟以示前年奏
歸之意今密預旨卿計可否璁對此乃當諱之事不宜
預言
上復諭曰昨得卿回奏
顯陵重事但昨朕面奉
聖母訓曰五六年間只想皇帝啓請
先帝梓宮來京不想今日重加修造已定不易之理但後

日將吾以南遂泣下朕惶惧從容奏勸曰子不能奉順
親意其罪實不可逃但
皇考安塋已八年矣一旦輕舉恐驚靈駕子初命禮官詳
議亦未及此近來嘗下百官議子又與內閣并建禮大
臣亦將
聖母此意言之皆云可遷者已請為之陵與廟不同子雖
冲愚彼諸臣者皆忠正為國之輩豈是其一而非其二
也伏請
慈親安心愛養尊体以享福壽此等之事甚非
聖母之憂子不勝待罪
聖母復慰諭朕曰皇帝何尺這等說吾豈不知皇帝之心
其
先帝奉遷之事委寔重大亦擾百姓但只他日是必將吾
隨之
先帝南歸如是吾則無憂也朕復奏曰子豈敢不記之於
中心
聖母既如此子當與大臣圖之此等事非
聖母之慮尤非子所宜言也但慈訓及之敢不奉對惟
聖母尊察朕因如此重事故昨語卿此言似輕易發之其
實不得已也朕說識於
世廟又恐那時朕不在也故告卿欲卿記之朕入問於卿
果他日之當要如朕所許親言也卿其意作何為正可

密言之以使朕盡心與力於孝耳璁言今日
聖母福德方升誠不宜務及後事若以
慈心尚未釋然姑俟
顯陵工完
皇上可代
聖母親告
世廟期以萬歲之後同居于陵則幽明之情兩無所憾矣
上嘉納之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大學士楊一清以
悼靈皇后安塟請恭詣
陵寢題
主因得展謁
憲
孝
武三陵少舒平生攀思追慕之懷
上報曰卿請欲命去題朕逝后主因而得謁
三陵足見追戴之至朕惟我
祖宗朝凡清明躬率羣臣謁
陵展拜後因而遂命官行禮朕以藩服入承
宗祀其時當謁見
諸陵柰無為我計者久欲言之恐非知者言擾今因卿言
特以語之顯主事因重而各項來煩卿卿之首臣況在

高年所不欲勞遣者朕心未安也如卿必欲去恐不免
於勞夫前日更題

皇祖妣

皇考神主則用璁鑾今用首臣恐弗宜後如別有事卿往
則無不可卿其自思一清謝弗及因言

聖駕謁

陵係仁人孝子追遠至情容臣查例待來春舉行

上報曰昨卿以朕言及謁

陵一事為可朕常覽

宣廟實錄內載清明謁

陵及季秋巡邊以為常年之例其失記某年清明每常奉

母后謁

二陵一次故敢言之後至我

皇祖考成化以後止而不行皆命親王勳臣代為行禮卿
云待來春行之今且備查停當議定儀注朕又惟天子
奉

郊廟主百神今山川百神之祀皆是命官行禮及歷代帝
王者夫敬

天禮神國家所先者至於歷代帝皇乃先聖君長繼為人
君者惟當追念

祖宗之德似不必遠慕而賣名也然亦不可不盡之我
皇明祖訓有云皆天子親祀今已不及矣其歷代帝王廟

京師固無而山川壇則有也此等事議難說其致災之
由於此不無耳卿其復思之一清言
宣廟時曾謂
陵一次途間勸農卹民之事居多巡邊雖有舊例非今日
所當行
母后中宮亦不宜往其應祀神祇除
郊廟外惟
社稷當親祀餘則可遣官代祀
復報曰卿昨備查我
宗實錄內謂
陵事宜來闕夫我
高祖考時正當海內平康黎民安福故一切舉事無所擾
者今方災變之時民不聊生惟當務所以安民之計可
也豈復敢擾以事乎但朕所欲一展拜
諸陵以伸追感之情耳今歲不及且暫已俟來歲議行至
於我
高皇祖考奉
母后謁
諸陵者乃言而及之豈可援為今日之行哉假如我
皇考陵寢在京或可倣行此未可必欲行也至於巡邊一
事所以振揚武事而今時亦未可也比時北夷始征定
故我

祖宗不時而巡今無事之時何為而舉亦非宜也卿所擬甚合朕心又祭祀一事朕亦知矣

○嘉靖十五年三月庚午先是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去歲已與卿擬定寺廟工告成方舉謁

陵之典然朕惟因小就大即議

山陵之建一面做他工辦物料及至

廟工之完正接而興造之庶不虛曠人力其會勛時昂臣

攢庭楫五臣計聞言等覆奏

山陵重事必須精擇請先命文武大臣率欽天監官審葬

停妥具圖還奏

皇上方行謁

陵之禮親自閱視

聖心允當然後擇日興工

上復諭曰卿等所議雖便未免少禮若因造山陵而即日謁

陵恐非敬

祖宗之意也今不可緩誤歲時不必較朕意以為先一意

舉謁拜之典而復遣大臣相地還奏方朕親往視之來

歲之後或清明或霜降間修拜謁之祀以盡時思此非

他餘務比必當行之事又如山西

宣廟后

景皇帝亦當一拜之言等因奏伏蒙

聖諭仰見
皇上尊
祖敬
宗之誠請即於夏孟上旬展謁
上乃降諭曰朕以菲弱支人上戴
皇天降眷嗣續
祖宗大寶仰
列聖陵寢禮當躬謁
皇祖
皇考道所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具祭告
天壽山并
七陵朕躬叩首西山
皇高祖妣恭讓章皇后
皇曾叔祖
景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慰朕追感之情尋於文華殿
諭言曰謁
陵之禮必一同
聖母行令可即二十一日駕發到陵休一日二十四二十
五二日行謁告禮二十六日又休一日次日往西山拜
二寢隨侍行禮還京后妃宮眷俱當從其亟擬儀注以聞
○四月辛亥
上親詣

長陵

獻陵

景陵閱視語從臣郭鄖等曰

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

隆追報及謁

陵還御行宮又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等諭之曰

七陵多有損壞當并工修飭長陵神道宜用石甃其石像

等項宜各護以石臺勛等請傳示禮部議舉從之已復

諭礼部臣曰

山陵預建已定但朕恐德澤不曾霑民遽自圖以重勞民

力又未知將來議論何如朕心實媿惧今可勅問臣民

許我否乃降勅禮部曰朕欲法

皇祖故事預建

陵基此故大臣已諮但恐衆有未與者可行可止爾部官

以及圖之耆民可一一言之亦不必人各一疏但出同

議者共之於是府部等衙門京山侯崔元宣城伯衛錞

侍郎郭韜等及百官并耆民高輔等俱疏言當建禮部

覆聞

上曰既臣民合詞所宜從之不必擇日修理陵殿并預建

陵基俱即以二十二日興工朕當親告

皇祖太宗遣告

六聖及
天壽山后土司工諸神總督等官各賜之勅
○五月戊辰
上詔
陵還召見輔臣李時尚書夏言於行宮諭以壽宮規制宜
遜避
祖陵節省財力其享殿以磚石為之池中宮殿器物等舊
殿九重法宮為之工力甚鉅此皆虛文且空洞不實宜
一切釐去不用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乙巳初
上閱
長陵碑欲更
成祖謚號命鋟木加碑上武定侯郭勛上疏以為宜盡稱
舊字更書之可以垂永久
上不悅曰朕不忍琢傷舊號顧不如爾心命禮部翰林院
議禮部覆勛言是非請遵奉
聖諭如式刋製擇吉奉安詔可
○嘉靖三十年六月辛巳禮部左侍郎程文德奉詔相睦
妃何氏塋城因言金山一帶壟地無餘宜與故妃包氏
陳氏同窆且二妃之逝已奉
聖諭令同一地為墓又言
憲廟諸妃皆同處者且省民力一分仁言惻怛聞者感動

今壙域甚廣附造為便

上曰

祖宗成法當守王制亦當遵古世婦御妻數俱用九其自今以九妃同墓共一享殿而中為七室所司如議奉行

聖學

○嘉靖五年三月戊戌

上製詠春詩命輔臣費宏賡和并彙為一帙題曰詠春同德詩又親序其首其文曰朕惟人君受命于天其責甚重苟以逸樂為務雖有庶職分治不無忝其天子之位欲盡奉天惠民之職必先務學以成其功志歆務實學必當師於

忠信學德大臣以輔導其德行或徒以虛事終不能如乎經訓何以化民為治哉朕於朝政之餘勉為書史之學披而閱之雖不逮其旨趣畧有得於心強為作詠之功寫而樂之雖不如其大意稍有習於體時丙戌春月幾暇之後詠斯春之和煦忻逢兩宮慈誕並值佳期假為詩章以稱朕意令告內閣師臣費宏為朕調理舛失既而宏益竭忠誠謂其得旨而又恭和朕志以進朕聞此將見天心仁愛明教我君臣同務一德以成至治朕嘉悅之於是聯為一冊詩十二首其前一章乃朕所作後一章宏所和之餘皆倣此庶見虞臣之忠而有臯陶之誠也夫

君以仁德為務為修臣以忠誠為盡為職實所難矣朕弗逮于德于學勉為樂道之意又夫作詩者尤為不易而朕昔承

皇考聖訓凡百為學之功無不備諭朕尚幼冲而

皇考早逝繼承

聖母教養始獲勤學仰覩我

太祖

宣宗御製詩文竊領其要及得儒學大臣輔導開發於是自為强力不以文句用成章詞以為慕樂凡所一切玩好雖以妨政殃民不無損吾心德耗吾元氣皆不如觀書圖治為實樂矣既裝且成故序其首為是勗耳

上製御註書經三要序曰先儒論帝學者以為讀經必先尚書蓋虞夏商周聖君聖臣相與講明為治之道實於是乎在後之有志於圖治者必即是而學焉乃可以收治平之效如至圓之不能踰規至方之不能踰矩豈有舍是書而能大有為於天下者哉惟我

聖祖以天錫勇智之資戡定禍亂創造丕基上接帝王之統而又講究經史深探治道留意於帝王之學嘗以洪範一篇特出新意親為註解禹箕武所授受九疇之旨燦然復明蓋不徒歛福敷錫於當時而且欲後世子孫寶為大訓建極叙倫於萬世也朕自嗣極以來夙夜祗

慎惟念

祖德繩

祖武焉是務朝罷日御經幄取與謨訓誥之文命儒臣講其大義庶幾有得於心而遠之於政以利澤乎天下而馴致乎熙皞之隆蓋嘗反覆四代之書信矣乎渾渾灝噩ヒ而有裨於君道也然又以為學貴知要不得其要則雖汎觀博覽釋茫然矣得其要則約取近求心融神會自有貫通融括之妙乃於五十八篇之中擇其尤者得三篇焉曰皐陶謨曰伊訓曰無逸其言皆粹美而明暢其意皆懇惻而深長遂各為註釋以衍繹禹皐陶伊尹周公告戒其君之旨開卷之間蓋若與諸聖人部俞唯諾而相契於數千百載之上焉天人君為天之子居天之位必當欽崇天道而後可以永保乎天命也知庶官之所代典禮命討之所出皆原於天而不可曠廢怠忽則必能知人安民而庶績之凝黎民之懷於是乎可致矣知天之降祥降殃由於善與不善則必立愛敬戒夙慾而山川鬼神之寧鳥獸魚鱉之若於是乎可致矣知天命之永不永由於能勤與否則必念稼穡之艱難畏小民之怨詈而三宗文王享國歷年之壽於是乎可致矣朕有志於治而思勉焉爰因註釋之成而序諸其端云

○八月乙亥

上親書大字十二以示輔臣費宏等曰法

祖安民奉
天行道福善禍淫且諭及
皇考昔年垂訓之功今日勉學之勤於是宏等疏謝言
皇上之心拳拳治道點游戲翰墨無不在於
天道
祖德民生政務真可比隆唐虞三代矣
○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朔先是
上諭內閣令翰林講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撮其有關
君德政事與修省之道者直錄其義以贊所未曉庶心
得其旨而理自通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自古經史大義
盡具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一書中請修

先朝故事日令儒臣進講
上曰大學衍義可令直解參以時事以開朕學若日逐進
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不以寒暑廢庶得探索精研
不徒勞精神虛延日月一清等復請於經筵講官內與
日講官各分為兩班每逢三八日以次輪講臣等仍日
輪一員侍班至於春秋月日和煦涼爽之時經筵日講
俱照舊規惟三八日專講大學衍義
上曰講學為治之首君道當先朕虛懷以受卿等及講官
盡心講說開誠啓沃以資朕學卿一清免侍班賈詠等
日輪一員如有召論不在此例至於春秋之時不必以
三八日可於該朝

兩宮之日既免日講只於午後進講衍義庶並行而無廢
乃命侍郎温仁和桂萼張璁詹事董玘侍讀學士徐縉
祭酒嚴嵩庶子穆孔暉諭德顧鼎臣張璧許成名洗馬
張瑜贊善謝丕更直進講是日講罷
上出御製五言詩一章自序其端以賜一清序曰大學本
孔氏之遺書大學衍義乃宋儒真氏德秀所著推衍經
義以羽翼是書其惓惓致力於此不過申明格致誠正
修齊治平之道而獻於時君欲君為堯舜治化淳厚以
奉
天安民耳惜時君悅之而不能行也朕近日
欲令講官翻閱五經四書及通鑑以其關於君德治道
直解其義以資朕所未聞內閣輔臣奏謂經書微粤通
鑑浩繁一日萬幾恐難於領會請以大學衍義進講朕
允其奏特於五月十三日始命經筵日講官輪次進講
以開朕學蓋其書綱舉目張治亂興亡罔不該括朕勉
循是言為修己治人之則豈不大有裨哉嗚呼真西山
作此書於宋若今之以此書致君者非卿等其誰能乎
朕不敏匪徒知之實欲行之尚賴卿等竭誠協恭輔導
朕躬則衍義之功不在真氏而在卿等矣聽講之餘感
而賦此詩曰帝王所圖治務學當為先下作民之主上
乃承乎
天致治貴有本ヒ端化自平人君所學者其序有後前正

心誠其意志定必不遷吾志既能定理道豈復顛身修
本心正家國治同然國治乃昭明萬邦斯協焉於變帝
堯與思齊文王篇萬化修身始朕念方拳ヒ於是一清
等各次韻賡和命集為一冊題曰翊學詩

○七月壬午

上諭輔臣曰朕見顧鼎臣所講洪範盡心指解辭語多長
恐温書之日有所失記可說與他着温書通解之日少
為刪去幾句從容講說勿致慌速以發明朕心使有所
得直解揭帖內可撰寫精全不可遺失庶朕得以覽閱
以求其旨義為治之助

○十月乙丑日講畢

上諭輔臣曰今日講論語又越了一篇朕知以為曾子將
死之事故不講但前日已有諭及今日又未講夫生死
人之常何可忌之如不可講也照前寫來若只忌其不
佳還當補講卿等議行又朕惟相讓之風自古大臣之
道朕日觀侍郎董玘講筵之內行立之序行禮先後俱
無遜讓之體即此觀之其心可知又每日講書時卿等
行禮皆六叩頭自今後只是一拜三叩頭退又叩頭禮
免了玘之事可諭他知俾令務禮讓以盡大臣之義

○嘉靖七年二月庚申命工部建敬一亭於翰林院鐫
御製敬一箴五箴註列置亭中仍行兩京國子監及南北
直隸十三省府州縣學一體摹刻立石其敬一箴序曰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諸侯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之歌有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其推廣一之一言可謂明矣蓋位為元后受

天付託承

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哉故必戰慄畏慎於

郊禋之時儼神明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惟恐拂於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為

天子之職庶不忝厥

祖厥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及於四海矣朕以冲人纘承丕緒自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慾驅除邪逸信任耆德為之匡輔敷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純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焉述此以自勗云箴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

德是據敬焉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
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驗頓
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
天眷為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為大懼惟敬惟一執之甚固
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維何怠荒必除郊則恭誠廟
嚴孝趍肅於明廷慎于閑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一
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
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賢聖法言備見諸經我其究之
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於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
之謂一斯之謂敬君敬既修萬邦則止天親民懷永延
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

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
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為斯箴拳
拳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其五箴註一心箴茫ヒ堪
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
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
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
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
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堪輿是指天地說無垠是無有
界限宋儒范氏浚作心箴說道茫ヒ然天地廣大無有
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似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
人身這般小人與天地參為三才者非以形体而言惟

其心耳蓋心為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則百体四肢莫不聽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欲所攻便動與理反豈不於人道違哉故范氏之作箴雖是常言西山真氏特錄於大學衍義之中以獻時君宋君雖未能體察而為後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發揚其孰能之哉嗚呼念哉一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視听言動四箴者乃宋儒程氏順之所作也程氏說人之生也其性本善後被物慾交攻而此性始有不善視听言動四者或不能中此乃受

病之處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心之所接必由視聽德之不明不聰則言動皆違夫理然視若其首焉程氏說凡人於視不無被那諸般物色所蔽惟中心安之凡視無不明勿使外物蕩其中常使中制於外可也書云視遠惟明即此意也要操存之在吾心無有遠邇視之如一辨其是非觀其善惡以吾心之正為較察然後可免於昏亂之失矣朕惟人皆以視為明而人君所視者尤為要焉果以此為則深為益也凡觀其邪正辨其賢否不為奸巧之所惑庶幾忠與不肖不得並進用舍不至於倒置矣嗚呼察之一聽箴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听

此程子言听之要說道視聽乃為出言之机一或有差
患必至矣前言視之〻道此言聽之〻道夫人之於視
或能察之然又恐聽之未善也目視之既善耳聽者須
盡善可也耳目之間視聽之際均為要焉若聽之不審
則無以知其是非故聽言之際當分別其邪正勿使甘
佞之言從入其心心既受之必為誘惑書云聽德惟聰
即此意也蓋人生之于天具耳目口鼻之体口之與鼻
無所禁者惟耳目為重故以視聽為戒朕論之曰口與
鼻之無所禁乃彼知之自然也耳目之與視聽乃彼之
不能先覺者也如口之嗜味知其甘辛酸苦嘗之自能
別也鼻之臭物知其好惡臭之自能擇也目之於色

愛其艷麗耳之於聲則愛其音律殊不知艷麗音律皆
人為之也所以反受其害口鼻之覺故賢之於耳目也
故程氏箴云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謂既能卓然先覺則
自有定向而人君之聽尤當審辨之也書云無稽之言
勿聽又云庶頑讒說震驚朕師此皆聽德之要也人君
於聽納之間當辨其忠讒而已忠言逆耳近於違我讒
言可信近於遜我不能審擇其患豈淺〻矣但使吾心
泰定不為諂佞之徒以惑則所納者未必不可所屏者
未必不當惟吾心審斷之而已嗚呼審之一言箴人心
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机興戎出
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樞机者譬戶之軸弩之
牙也戎是兵戎好是喜好程子之意說凡人所言必謹
其妄出輕發如弩之發矢度而思之務求其中焉言易
則至於狂誕言煩不免於支離非聖賢之法言不敢道
之於口所以告來世之君子也朕因而論之曰凡人所
言必求其合諸道理準諸經傳然後可以為言也夫言
以文身也書云惟口起羞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斯之謂也人之於言
必加謹焉而人君之言猶當謹之先儒云王言如絲其
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人君之發號施令皆言也
令出之善則四海從焉一或不善則四海違焉故凡出

一言發一令皆當合於天理之公因諸人情之所向背
若或徒用己之聰明恃其尊大肆意信口不論事理之
得失民情之好惡小則遺當時之患大則致千百年之
禍可不戒畏之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謹
之一動箴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
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哲人是明哲之人志士是有德行之士誠是念之
實守是行之篤理即天理欲即人慾程子說凡人所動
作便不可輕舉妄動當審事机可否之如何天理人欲
之所在思其事之巨細為其所當為然後動與道合無
有墜失狂躁之病戰兢惕厲如此者惟哲人乃能之君

子可不謹之哉朕因而論曰凡人所動為當求合于道理察其當為與所不當為精別而行之可也而人君之所動為尤重焉蓋君者以一身為宰萬事不可適已之欲與夫聽信讒佞輕舉妄動或恃中國之强而好征伐或盤遊無度而殘虐百姓凡此類者不可枚舉姑說其大者言之一舉動之間上違

天意下拂民心而敗亡之禍隨之是可不畏懼也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畏之斯四箴者作之在於程頤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輔臣張璁也頤之作箴其見道之如此而動於禮合宜朕未之宜君子必如矣夫今璁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議禮之持正可謂允蹈之哉朕罔聞於學特因是而註釋其義于以嘉璁之忠愛于以示君子之人嗚呼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于璁也哉用錄此于末云耳

○閏十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張璁等曰朕惟今已寒月例暫免經筵日講但朕以洪範未終其篇故未循例暫免又恐卿等侍朝侍講時久而心有勿安或有謂朕曰為學貴有終始亦在乎篤行不在其急迫與徒知也斯實至說但恐中絕而不能貫通今欲暫停經筵日講待終其篇而暫止卿璁等不為例日輪一人侍班一人侍講〻官該日進講并昂臣亦不為例暫免入朝參正入講殿進講庶得以

從容進講不得使氣促講而朕亦安聽講解或得於領
會矣璁等疏辭
上復諭曰茲覽卿等所奏昨日朕調講學事宜謂除昂臣
等欽遵外卿二人仍如故得以心安者朕惟欲心安當
先安君可也如此不過徒以自安耳斯不為定例計日
可終宜承朕命
○丁酉
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
偽出示輔臣刑部尚書胡世寧因推廣
上意為疏解上之
上嘉納焉

○嘉靖八年十二月己巳
上諭輔臣曰朕昨思周書金縢篇未聞講想因武王得疾
為不佳亦通篇止說此意之始末又不可使缺其解着
講官補撰成錄來又尚書中所亡之篇今果存否朕欲
聞之
○嘉靖九年三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朕近以新刻真德秀所着大學衍義
卷之首記之曰格致誠正之方修齋治平之道用以識
是書所以教人之方茲特以賜卿卜於輔贊政机之暇
時為翻閱當以是書及二典三謨之言朝夕陳之璁疏
謝因勸

上力行絜矩之道以孟子所言急先務急親賢二語為法
上曰閱卿疏朕當勉之
○十二月丁丑
上以文華殿東室奉浮圖像不經撤去之改設先聖先師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神位先聖先
師伏羲等九龕南向周孔二龕東西向
上自為祭文行奉安神位禮并令輔臣張璁等及講官徐
縉等入拜禮畢
上御殿西室宣璁等諭曰朕奉先聖先師神位于此庶有
所起敬起慕以為進修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師啓佑
于冥冥之中然啓沃交修之力實望于卿等罔朕無

等對曰
皇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敢不敬承下風各賜茶叩
頭而退
上乃告于
奉先
崇先二殿勅諭璁曰朕以奉安聖師告于
祖考禮成朕惟
祖考聖師豈無以加教于朕者須卿等言茲可遍示蕚銮
時縉昂臣誥孔暉言潮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既講解
之尤要啓沃之實交修之誠切于身心政事風俗民情
為目前緊要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献其誠庶不負

朕所望焉

○嘉靖十二年八月甲寅

御製作字詩示輔臣曰閑提月管試新毫飽醮烏香濺碧醪只是心正教筆正莫用研思起妄勞次日復賦詩曰摹臨一紙恐非真書再三篇未費神大哉虞訓深吾契為教嗣是重臣鄰命大學士張孚敬等俱和之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丙辰

上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茲文華飽新但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堂額未懸朕惟此冠裳所在欲更定其名今日卿等可與禮官往視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為圖

○嘉靖十五年七月庚辰禮部覆湖廣道御史徐九皐奏請博採歷代遺書及皇明名儒著述儲之中秘因請

上于萬幾之暇召見講讀侍從諸臣諮論經史

上曰書籍充棟學者莫知所用心亦虛名耳苟以經書所載者躬修力踐致治有餘何以多為且此心不養以正即召見無益也其已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三